

2021 開春選書

日常意義的再思考

文、圖／尤騰輝

年節將至，對華人社會的意義除了相聚，更是象徵著除舊佈新、萬物重生。迎來 2021，我們終於告別了 2020 這個於身於心都不容易的一年。在工作與校園外獲得短暫歇息的時間裡，我們得以重新看待與身邊家人朋友的關係，窩在家裡閱讀，從書中獲取靈感的一瞬之光，也是新春的好選擇。就讓我們跟著小野老師，再次探索生命的喜悅吧！



DEN HORSE FILM FESTIVAL



《跟著寶貝兒走》



《秀琴，這個愛笑的女孩》

作者：黃春明
出版社：聯合文學

《跟著寶貝兒走》、《秀琴，這個愛笑的女孩》：重返臺灣臺語電影時代

「黃春明重新寫作，對臺灣文壇來講是件開心的事。」以 86 歲的年紀，患過癌症且中斷多年活動的作家來說，經歷這些考驗還能挺著筆桿創作實屬難得，「這對我們這個世代的人而言非常重要，他筆下人物生動，總用幽默的口吻將我們帶回那個時代。」

「只要他的作品出來，我就會想去改編成影劇拍出來。」小野老師在黃春明兩個時期的小說作品改編裡，都沒有缺席，從八零年代以三段式電影分別拍攝《兒子的大玩偶》、《小琪的那頂帽子》、《蘋果的滋味》；兩千年初期，又有《放生》、《等待一朵花的名字》這批作品。

病癒休養一陣子的黃春明去年及今年，陸續發行了《跟著寶貝兒走》、《秀琴，這個愛笑的女孩》這兩本小說。甫出版作品時，黃春明以「挖礦」作為寫作的譬喻，認為寫作挖到一個程度後會碰觸到脈絡；此時不能繼續「挖」，而是要細膩地「剝」，以回復人性的刻畫。

「這本《跟著寶貝兒走》對外是用情色小說宣傳，但實際上卻沒有什麼情色成分。」黃春明筆下的主角原是名私娼寮的保鑣，幹了糟糕事被剪去陽具，卻陰錯陽差移植了另一根寶貝兒，故事反應醫療道德、性別權力、媒體暴力等議題

另一本《秀琴，這個愛笑的女孩》則是反映出解嚴前臺語片時代的社會情境，由一個餐廳女兒被慫恿去拍電影，卻走進一條螢光幕前看不見的複雜世界。小野老師解釋：「臺灣早期的電影是被列入八大行業，社會視為是三教九流，電影圈遊走於黑白兩道，十分複雜。」



《間隙：寫給受折磨的你》

作者：平路
出版社：時報出版

《間隙：寫給受折磨的你》：痛楚之外，疾病的禮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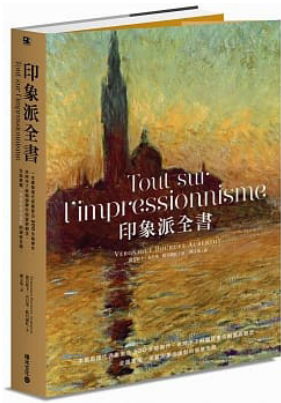
小野老師談及自己閱讀《間隙》實嚇了一跳，因為平路在半年內經歷兩次癌症，從及早發現的肺腺癌到至後又檢查出乳癌，內心的衝擊難以想像，「這本書跟其他談癌症的書不同，她是個文學家，平路用 The Gap 的概念寫這整個過程，」

「她將人的日常生活裡突然遭逢的改變稱作間隙，人有時候要靠間隙的出現，才會意會過去無法領悟的事情，」尚未生病前的平路在中央廣播電臺擔任董事長，在忙碌的工作軌道之餘，將剩下時間拿來寫作，生病讓所有事情停下來，小野分享作者在書中看待病痛的視角，「有生病跟沒生病的人分成不同國家般，一劃成了兩個國度。」

「有一個與生俱來的錯誤，那就是認為我們來到這一個世界，目的就是要過得幸福愉快。」小野老師用其中的篇章《執念》為例，分享平路在文章開頭引用哲學家叔本華的話來思考，講的是一個人的固執要如何去化解。

這本書以日記行的散文形式撰寫，夾敘夾議，用許多文學跟電影、戲劇的反思來探索生命的議題，篇章的尾端會有個功課，讓讀者以身力行，與自己和病相處，這也是小野老師對此類議題的旨趣所在，「我自己是生物系出生，總是對生命的起源、生命的意義充滿著好奇。」

「不要把病痛看成是災難，生命的答案有時必須要靠很大的撞擊才突然想通」小野老師讀《間隙》時深刻感受到與自己同輩人的憂慮與感受，而更將病痛的考驗視為另一種禮物，感於近年友人楊德昌、張毅的離開，他將這本書送給許多同年友人，認為不必等到癌症才開始思考死亡這件事，「平路與黃春明的創作有點相似，黃春明是 86 歲的病後創作，而她是在病中寫作，他們的例子可以鼓勵許多正在受折磨的人。」



《印象派全書：一本書看懂代表畫家及300多幅傑作，依時序了解關鍵事件與重要觀念，全面掌握一場藝術革命運動的演進全貌》

作者：薇若妮卡·布呂葉·歐貝爾托 (Véronique Bouruet-Aubertot)
譯者：陳文瑤
出版社：積木出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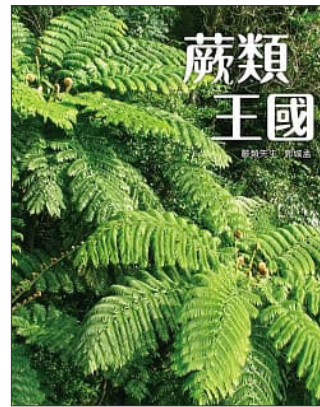
《印象派全書》：捕捉人生的光與影

印象派的畫作約莫開始於 1860 年代的法國，十九世紀中的世界發生許多變化，1895 年臺灣馬關條約割讓給日本，此時世界的另一端電影誕生了。電影的誕生，伴隨著繪畫觀念的改變，印象主義變成社會主流的當下，它抓到所有人的心，讓人開始關照自己生活裡的事物。

印象主義不再畫偉大的英雄或皇室，不再追求畫得唯妙唯肖，因為攝影機就能做到，取而代之的是注重光影和色彩，甚至是捕捉瞬間風吹草動的畫面感。

2013 年小野老師在一次至臺大醫院探視生病友人時，與其到附近歷史博物館的植物園荷花池外散步，當時正在展出莫內 (Claude Monet) 的畫，主辦單位用心將池子佈置成莫內畫中的情景。

「我到現在都不會忘記那個畫面，是因為夾雜了我的情緒跟故事，那一刻我終於有點懂了，我們看那麼多畫和解釋，但親身經驗那些生命的瞬間才理解了印象主義帶給我的溫暖。」



《蕨類王國》

作者：郭城孟
繪者：王秋香
出版社：信誼基金出版社

《蕨類王國》：萬物生存的答案，在森林

「恐龍一定是吃過也踩過這些植物的。」小野老師半開玩笑地說。蕨類在地球約莫出現於四億年前，比恐龍的兩億年還早，牠們沒有花和種子，而是用孢子傳播。隨著時代演變，蕨類開始有了些枝葉，「當你看到的時候他們已經等於是地球的活化石了。」

拿著《蕨類王國》的小野老師，解釋著這本兒童書為何令他喜愛，「以我們的面積來說，臺灣的蕨類大概全世界密度最高，由於地理環境剛好於熱帶的最北邊，是亞熱帶，也是寒帶的最南邊。因此冰河時代動物要躲過這段時期，就會遷來這個緯度，臺灣的高山與高度，剛好涵蓋了這些緯度。」

小野老師想起了一篇述說森林故事的小說片段，有群在森林採集生物的研究者，探問「每一個生命是靠什麼活下來的？」這件事，而他們的答案是——去看森林。無論是寄生活者是捕食，各種各樣的生物在森林裡，仰賴著結構存活下來，同理人類也是仰賴這社會這個結構，而得以運作於其中。

「我常安慰自己說，我們的煩惱從出生起就沒有停過，長成人後又開始煩惱孩子養育的問題，無限循環。你看蕨類這樣的生物能夠在複雜的生活條件下找到自己的生存方式，那人類也就能在社會底下持續著生活，為人父母，或像我現在當阿公顧孫子，真的也不用過度煩惱。」